



归来记

陈嘉庚外传

洪永宏 著

I247·5
1198
3:2

PKO-124

归来记

·陈嘉庚外传·

洪永宏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福州

归 来 记

陈嘉庚外传（下）

洪永宏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0.75印张 7插页 236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书号：10173·712 定价：2.13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传记小说以浓烈的感情和多彩的手法，描述了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上集《出洋记》记叙了陈嘉庚别母出洋，白手创业，到利运亨通，倾资兴学这一段经历，也写了他的家世和爱情生活。

本集则着重于写一九四五年冬，日军大举南侵，陈嘉庚率侨众保卫狮岛、保卫南洋，最后被迫避乱印尼乡间，安危难卜。此外，还写了他与蒋介石父子的关系，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友情，以及归国定居后的许多轶闻趣事，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这位爱国老人的音容笑貌。

目 录

第一卷 心怀故土

一、救闽	(3)
二、何忍侨众分裂	(9)
三、时运变幻莫测	(14)
四、斗争的白热化与结局	(24)
五、救闽有否成果	(35)

第二卷 情连客地

一、客居狮岛几年	(41)
二、亲家翁	(44)
三、老挚友	(52)
四、小先生	(58)
五、大女婿	(61)
六、好族亲	(68)
七、女郎中	(73)

第三卷 狮岛卫士

一、攻不陷的要塞	(79)
二、保卫第二故乡	(87)
三、总督的恳请	(95)

四、战时地方行政首脑	(103)
五、新加坡守得住吗?	(111)

第四卷 安危难卜

一、暗夜中的黑影	(123)
二、从除夕到正月初一	(130)
三、“你认识陈嘉庚吗?”	(136)
四、陈嘉庚到哪里去了?	(145)
五、会长林文庆	(157)
六、老汉李文雪	(169)
七、悄悄准备身后事	(175)

第五卷 大鹏展翅

一、从峇株启程	(189)
二、回到新加坡	(197)
三、在一片庆贺声中	(205)
四、仅凭良心之驱策	(214)
五、“拥陈”与“反陈”之争	(224)
六、走上国际政治舞台	(234)
七、中国的伟大人物	(243)
八、陈嘉庚“休”否	(250)

第六卷 归程万里

一、待到春暖花开时	(257)
二、晋京	(263)
三、决意回国定居	(274)

四、 “洞葛”有神	(280)
五、“大”中华人民共和国	(292)
六、铁路与海堤	(298)
七、算命先生没算准	(305)
八、并非瞎编的故事	(315)
九、自开药方与专家会诊	(324)
十、陈嘉庚属于谁	(330)
后记	(336)

第一卷

心 怀 故 土

一 救 闻

是因为母亲的恩德深嵌在他的心胸，或是因为先辈的精气融贯在他的肝胆？是因为祖国的盛衰维系着他的荣辱，或是因为家乡的运命关连着他的悲欢？一个出洋的人竟那样迷醉于自己的故土。

自从弱冠遵奉父命南渡以来，每次回到家乡，他总是那样欣喜，那样眷恋。二十岁时归国完婚，兴办惕斋学塾，要不是因为捐尽积蓄，囊底空空，他怎么说也不会那样轻易再度出洋。二十七岁时返里葬母，一住住了三年，要不是因为父亲不断来函催回，他怎么说也要再多留几年，以慰先慈在天之灵。辛亥革命后，他“热诚内向，极欲回梓”，除“为略尽国民一分子职责，拟在集美社创办制蚝厂及集美小学”，也因“出洋已近十年，思乡甚切”。一九一九年，他在离星^①回国前夕，则郑重宣布：“此次回国，四、五年或五、六年方能再来一游，”更是决心回国长期定居，以兴学来报效祖国，后因胞弟敬贤患病，南洋企业乏人料理，他才不得不再次南渡。

南渡以后，一晃过去十九年了，他已经两鬓斑白，年近古稀。可是，他对故土的眷恋，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稍减，反而因寿龄的递加而倍增，他率团回国慰劳视察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回

①星——新加坡别名星洲、星岛，“星”即指新加坡。

乡，回乡！以排解十九年来渴念家乡之情。岂料他返归故里时，家乡福建竟被国民党恶吏陈仪糟踏得遍野哀鸿，乡亲们尽坠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一再恳求，陈仪啊，统治福建的陈仪却丝毫无动于衷，这，这叫他怎么受得了呀？

救闽，救闽，一定要倒陈救闽。

怀着对故土难以言喻的深情，怀着对救闽无比坚定的决心，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陈嘉庚离开了福建西部边境长汀。

汽车在公路上盘旋而进，忽而钻入云端，忽而越过溪涧，忽而傍山绕道，忽而紧挨树林，中午时分到达江西省境瑞金。

丰盛的午饭食之无味，表面的热情更叫人烦心，快走吧，快走吧，当天晚上必须赶到赣州城。

三个半月前由重庆启程来闽的路上，就是在赣州过得最舒坦啊！赣州专员蒋经国敬重长辈，善解人意，礼仪周全，谦恭和气，叫人怎能不喜欢；那天下午陪同到公园观看汪精卫夫妇跪像的情景，至今还深深留在他的脑子里。现在取道赣、粤、桂、滇返洋，当然要到赣州再见见这位晚辈。

于是，十七日这一天，陈嘉庚就一直往前赶路，当晚赶到了赣州。果然不出所料，蒋经国一接到消息，立即前来旅馆拜见。

“嘉庚先生再度光临赣州，欢迎，欢迎！”蒋经国先鞠了个躬，然后与陈嘉庚握手。

真是个好晚辈啊！陈嘉庚心中的愁闷消去了大半，他紧握着蒋经国的手，说：“上回路过赣州，承蒙热诚款待，实在感谢。”

“那都是应该做的。”蒋经国忙应道。

“这两个月来政务忙否？”陈嘉庚随之间说。

“整天总不得安闲。”蒋经国如实作答。

“听说蒋专员时常步行下乡，察访民情。”陈嘉庚赞扬道。

“公职人员自当关心民间疾苦。”蒋经国答说。

看到蒋经国如此热诚谦逊，陈嘉庚不禁有点动心，这位好晚辈对我的救闽工作可能会有所帮助吧。要是他能真诚帮我写封信给他父亲，对解除福建乡亲的痛苦，总会有点好处吧。想到这里，陈嘉庚当即清了清嗓子，诚挚地说道：“蒋专员在赣州的政绩，远近闻名……”

蒋经国听陈嘉庚这一说，既不开口谦辞，也不表露喜色，依然毕恭毕敬地听着。陈嘉庚当即继续说下去：“可是，与赣州专区相邻的福建，情形截然不同。陈仪、徐学禹，在闽省强行统制运输，全省所有货物，不论大宗小宗，长途短途，一律由政府包运，连肩挑苦力挑运数十斤都不得自由……”

蒋经国听到这里，开始明白陈嘉庚的用意，脸上不禁掠过一丝冷笑。但陈嘉庚并未察觉，他继续说道：“而政府匆促成立的运输机关，不但缺乏经验，而且营私舞弊，致使货物流通受阻，各地百物昂贵。闽北崇安等县米价每担十七元，以往商人自行运输往福州，至多卖二十一、二元，现在因统制运输，大米积压在产区，福州米价竟涨至每担七、八十元，人民生活凄苦难言。”

“这老头子在告状了，”蒋经国边听边想着，“陈仪主席治闽，可是按照阿伯^①的旨意行事的啊。”

于是，这位蒋介石的大公子把脸一偏，现出一副冷漠的神态。

陈嘉庚这下察觉到了，他把脸一沉，立即把话打住。“这个下辈竟敢如此无礼。”他双眼射出犀利的目光，盯着蒋经国。

“哎……哎……”蒋经国即刻感到一阵惶恐，“嗯……嗯……，运输是要统制，不过中央近日刚颁发新命令，统制运输只限于军事转运。但是福建……”

^①阿伯——蒋经国自幼按家乡习俗称呼蒋介石“阿伯”。

“别再说了！”陈嘉庚挥手止住他。

“是，是！”蒋经国心慌意乱，连忙站起身，“那……那就告辞了。”

“好吧。”陈嘉庚当即把蒋经国打发走。

蒋经国走后，陈仪在永安省政府里的一段话，又在陈嘉庚脑子里盘旋。

“公侠忝任福建省主席以来，一切施政，包括运输统制和嘉庚先生一路所查各情，均系秉承蒋委员长之旨意而行……”

显然，倒陈救闽，情势严峻，这不但要与福建太上皇陈仪、徐学禹抗争，看来还得摸一摸最高领袖的老虎屁股。一个出洋的人竟要干这种谁也不敢干，谁也无法干的事，陈嘉庚真是惹火烧身。可现在，他已经欲罢不能，那只好拼上一拼。

第二天，在赣州的一百多位福建同乡，应陈嘉庚之请，聚集在同乡会所。赣州罐头厂经理、集美校友黄文丰简单介绍之后，陈嘉庚就站起身，说：“前次路过赣州，福建同乡拟开欢迎会，兄弟辞谢不敢当。这次回乡后出洋又路过此地，却主动请诸位乡亲来开会，不是为了要大家欢送，而是为了救乡。”

接着，陈嘉庚在列举陈仪、徐学禹野心祸闽及福建人民凄惨状况之后，号召赣州和全国各地的福建同乡行动起来，处处召开救乡会议，互相团结联络，不断提出抗议，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逼使陈仪倒台。最后，他庄严宣告说：“对陈仪祸闽，过去我们实不知情，那是无话可说的；现在既然确知惨状，就万万不可袖手旁观，坐视不救。即使这次救闽运动可能完全无效，我们也应当尽人事以听天命。”

陈嘉庚正式向陈仪宣战了！

当天会后，他就权属中央的田赋问题，拍出一份急电给蒋介

石，电文称：“闽省田赋，自十月一日起实行征收实物价，比前加三倍至十八倍，平均须加八倍，全省每年原六百卅万元，现须五千万元，闻他省未有如此多加，闽民安得独担重负，况百物昂贵，民生惨苦，万祈电止陈主席进行，待中央规定公例，各省加收实行时然后进行，闽民幸甚。余三日内在泰和。”

陈嘉庚着手在探究蒋介石的态度了。

到了泰和，陈嘉庚在江边招待所召集了一个规模更大的福建同乡会。除泰和同乡外，吉安的同乡也都前来参加。会上，陈嘉庚除报告陈仪祸闽诸情况外，还与乡亲们商讨进行救乡的各项办法，约定此后国内各省同乡会的救乡工作，以泰和同乡会为总机关，由泰和派人刺探闽省苛政害民增减情况，报告中外，进行运动宣传。泰和同乡会逐月为救乡而开支的一切费用，则由陈嘉庚负责。当场，陈嘉庚拿出五百元现款，交给泰和同乡会负责人叶贻哲，作为首期费用。

同乡会结束后，陈嘉庚又从泰和拍两封急电到重庆，一给蒋介石，一给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详列陈仪、徐学禹祸闽罪状，给蒋介石的电文最后说：“闽民遭此等苛政，苦惨甚于倒悬，万乞钧座仁慈，迅速解救。余廿四日在桂林。”

到了桂林，陈嘉庚更掀起一个救乡运动高潮。他一方面召开福建同乡会，一方面向来访的记者详陈福建的苛政，同时还委托老朋友，原集美校长叶采真，将他整理的陈仪、徐学禹祸闽材料及与陈仪来往函电，并呈重庆蒋、林二公电文，印刷成册，以便广为散发，希望通过这些行动，促使中央政府重视福建问题，解决福建问题。

但是，从赣州到桂林，整整过去八天，蒋介石对他的两封急电，却连个回音都不给。

看来蒋委员长果真是陈仪的后台老板……

好啊，蒋委员长，你虽忍心袒护陈仪，视闽人如犬马草芥，我还是不厌其烦再给你拍电，看你如何处置……

就这样，陈嘉庚在离开桂林前夕，又拍了封急电给蒋介石，开头写道：“在赣州、泰和计呈两急电，报告闽民被苛政，致饥饿、疾病、自杀、死亡诸惨状，乞求援救，想均收到……”

最后则告知行程说：“余廿七日在贵阳，三十日在昆明。”

陈嘉庚开始向蒋介石挑战了。

在重庆正忙着策划围剿新四军的蒋介石，接到陈嘉庚的电报，恼怒交加，他把陈嘉庚的来电一摔，转过头又给皖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密令。

陈嘉庚拍往重庆的电报如同石沉大海，但他还要争。从桂林到柳州，从柳州到贵阳，从贵阳到昆明，一路上他逢人便问：“贵阳有无统制运输？”

所有回答全都一样：“没有。”

再问：“贵州省有无增加田赋？”

所有回答还是一样：“没有。”

三问：“贵州省有无摊派军米？”

所有的回答依然一样：“没有。”

那么，为什么唯独福建施行苛政？

陈嘉庚从昆明再拍一急电给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查黔、滇亦无如闽苛政，是则南方各省，独闽民最惨酷，……”

接连拍发四封急电，一直没得到答复，陈嘉庚有点恼火了。这时，重庆派来陪同他视察滇缅公路的工程师及运输部门要员已经会集在昆明。一向忠于职责的陈嘉庚只得按照原订计划，于十二月四日从昆明出发，经楚雄，出下关，经功果桥入保山，再步

行通过惠通桥，于八日下午到达芒市。一路上他认真巡视，某处弯曲不妥，某处路面欠宽，某处路基失修，某处暗伏危险，全都登记下来，并一一告知同行的筑路工程师赵君，其判断之准确，建议之合理，使赵工程师深为叹服。

芒市下去就是中缅边境宛丁。

这时，蒋介石才傲慢地发出两封电报到芒市给陈嘉庚。一云：“来电收。闽省田赋系中央旨意。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又一电云：“昆明来电已收。”

好一个蒋介石，不打自招了。

陈嘉庚再也不存任何幻想，他决心和蒋介石较量较量。

二 何忍侨众分裂

陈嘉庚和蒋介石开始交手了。

第一局，陈嘉庚采取了锐利的攻势。

他出国到仰光、槟城、太平、怡保、吉隆坡、马六甲等埠，一面在各界欢迎大会上报告抗战必胜，一面则向该地福建华侨报告闽人惨状，猛烈抨击蒋介石视闽人如犬马草芥，对福建省择肥而噬，在丹绒巴林、巴双等地，他还应到会者的要求，报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在新加坡答记者问时，更揭露了孔祥熙的舞弊、滇缅路官员的劣迹以及陈立夫、蒋鼎文等国民党官僚的腐化。

与此同时，陈嘉庚又发函给南洋各属福建侨领，积极筹备召

开全南洋闽侨大会，以动员全体闽侨的力量，投入救乡运动。

这一系列的攻势，给了蒋介石一定程度的打击。

而在第一局，蒋介石却屡屡失误。

他派海外部长吴铁城到南洋，配合总领事高凌百向新加坡殖民当局运动，妄图以共产分子的罪名，阻止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可是经一再努力，新加坡总督硬是不信陈嘉庚是共产分子，硬是不下驱逐令，蒋介石这一图谋终于破产。

在陈嘉庚顺利回到新加坡时，各界决定在快乐世界运动场召开盛大欢迎会，入场券每张一角，充入筹赈会，结果一万多张入场券被抢购一空。蒋介石知道后，急令吴铁城加以破坏。吴铁城立即和英籍随员到总督府，向总督痛陈陈嘉庚必然在大会上宣传共产，对中英双方均不利，要求取消各界欢迎会。可是总督鉴于欢迎会批准在案，现予推翻，于法不合，因此不肯接受。结果陈嘉庚在欢迎会上除报告抗战必胜外，又把延安赞扬一番。

正当蒋介石杀出的吴铁城屡战皆败之时，新加坡部分粤侨领袖却又重提吴铁城的罪恶。原来吴铁城本是广东省主席，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进攻广州，他带着全部家财和眷属，弃地而逃，实在令人愤慨。这旧事一提，吴铁城更是狼狈不堪。

趁此机会，陈嘉庚进一步发动攻势，把陈仪、徐学禹祸闽的事实，整理成文字，在新加坡印刷千余份，分寄重庆参政会诸参政员、国内政界各要人、各省主席、各战区司令长官、南洋各地及香港的报刊，使中外人士都知道闽民受祸之惨。在这基础上，他以参政员的身份，正式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改善闽政”的提案，要求解决。

这样，第一局斗下来，陈嘉庚显然占了上风。

但是，蒋介石并非草包。第二局一开始，他转守为攻了。